

颜氏双忠 燕赵风骨

——读《天地有正气—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》

□孟彦昔

燕赵大地,太行巍峨、滹沱奔涌。这片热土,自古忠义英雄辈出:荆轲慷慨赴义,子龙忠勇无双,一代代燕赵儿女宁死不屈、忠义报国。及至近代,西柏坡红色精神扎根太行滹沱之间,家国赤诚早已化作这座城市文化基因。这股万古长青的浩然正气,深深扎根在河北大地,沉淀为其独有的地域风骨。而由孙万勇先生撰写的《天地有正气—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》一书,便以翔实史料、深情笔墨,为我们再现了根植于石家庄的颜氏双忠精神,让千年燕赵正气薪火相传。

本书立足于河北本土,跳出传统史书片面的框架,以“颜杲卿、颜真卿双忠记”双线并行的全新视角,将颜杲卿、颜真卿二人的家国担当与气节坚守融为一体,深度挖掘了燕赵忠义文化的深刻内涵,是一部兼具史料价值、文学温度与地域情怀的优秀作品。

书中笔墨,一半写给不屈殉国的颜杲卿,一半写给以笔为刀的颜真卿,一烈一骨、一文一韵,完美诠释了何为燕赵风骨。

安史之乱的烽火,打破了盛唐的美梦。安禄山所至之地烽火连天、焦土一片,玄宗发出悲怆一问“河北二十四郡还有忠臣乎?”却在千里外的平原郡得到了回音。时任常山太守的颜杲卿,以一介文臣之躯挺身而出。他无精良兵将,无充足粮草,却心怀爱国之心,与堂弟颜真卿密联,斩杀叛将,为唐军反攻赢得先机。城破之日,颜氏三十余口被俘。叛军擒住颜杲卿,安禄山以高官厚禄威逼利诱,以酷刑折磨,皆未能撼动其忠心,纵使被割舌凌迟仍气节不移。

如果说颜杲卿用生命诠释了忠义,那么颜真卿就用笔墨延续了正气。家族覆灭、山河破碎。50岁的颜真卿在看见幼侄颜季明残缺的尸骨时,挑灯提笔写下那篇震惊



后世的《祭侄文稿》,字字泣血、句句诛心。“贼臣不救,孤城围逼,父陷子死,巢倾卵覆。”通篇涂改狼藉,却是一位忠义臣子最赤诚的真心。

书中文字沉重如铁,这本书所反映的从来不只是个人传奇。孙万勇先生写琅琊颜氏的家训,写五世祖之推公那句“诗书礼义立身传家”;写河北大地上那些被遗忘的名字——冯虔、贾深、翟万德。这些人,在正史中不过是一闪而过的光影,有的甚至只出现在一句“平原太守颜真卿起兵讨贼”的背景里。而孙万勇先生让他们重新活了过来,有面容,有对话,有悲欢。千年后,终于有人把聚光灯照向那些与历史英雄一同舍生、一同赴死的人们。孙万勇先生看的不是一个人的忠烈,而是那个时代士人集体赴死的气节。此书的格局,正在于此。

孙万勇先生在此书尾声处,安排了一场颜杲卿与颜真卿的隔空对话。他们“叩问人生价值的永恒命题,相约来世再为国家尽忠”。作为读者,我明知这是文学虚构,却仍被这虚构深深击中。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,颜真卿甚至未能见兄长最后一面,未能收殓他的尸骨。他们太需要这样一场迟来 1200 年的告别了。

合卷沉思。作为扎根石门求学的青年学子,行走正定古城街巷,触摸千年古垣砖瓦,我总能跨越千年与双忠风骨相逢。这片无数英雄先烈誓死守护的土地,如今山河无恙、烟火安宁。书中一字一句的忠烈过往,不再是冰冷的史书文字,而是故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颜杲卿的刚烈守节,颜真卿的刚正赤诚,早已融入太行风骨、滹沱流水,成为石家庄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色。身为石家庄学子,我当承袭常山正气、赓续燕赵风骨,以先贤为镜,立青春之志、担时代之责,让千年双忠正气,在新时代的滹沱河畔生生不息、熠熠生辉。

于寻常岁月 品人间温情

□杨瑞芳

杨绛先生曾说:“读书好比串门儿——隐身的串门儿。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,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,也不怕搅扰主人。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,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。”捧读徐秋琴 20 万字散文集《那一轮明月》,便是这样一场温柔无声的心灵串门,指尖拂过墨香,仿佛推开了一扇盛满人间烟火的窗,满纸清辉漫卷,温情绵长入心。

《那一轮明月》是一本浸润着热爱亲友、热爱社会、热爱生活真挚深情的心灵文集,70 余篇精选佳作,被匠心梳理为“童趣童真、至爱亲朋、品味清欢、观景赏景、且行且走”五个部分。全书在每一辑开篇都精心撰写了本辑导读,将散落岁月的篇章如珍珠般串联相映,让整本文集脉络井然、气韵完整,兼具独有的系列性与动人可读性。多篇佳作曾先后在报刊上发表,历经时光打磨,依旧字字动人、余韵悠长。

作者以女性温润细腻、精心雕琢的文字,铺展漫漫人生画卷,将寻常烟火里的细碎美好,描摹得鲜活可触、暖意融融。在《桑葚熟了》一文中,作者定格住乡间盛夏的清甜时光,紫莹莹的桑葚挂满枝头,风里裹着果香,孩童踮脚采摘的欢喜跃然纸上,把藏在乡土里的童真烂漫,写得惟妙惟肖。

而《母亲腌制的咸菜》里,落笔皆是人间至味,一坛坛朴素咸菜,浸染着母亲晨起暮落的辛劳,藏着柴米油盐里的绵长牵挂,寻常家常滋味,却道尽最深沉的骨肉亲情。

在《那一轮明月》里,作者独具匠心,以月为媒,将乡愁、思念与念想尽数揉进清辉里,月光洒遍庭院、照尽归途,字字句句都是心底最柔软的眷恋,读来亲切温暖。

如今,高铁是中青年主要的出行工具,而值得骄傲的是,故乡开通了高铁,跨入了高铁时代。《乘着高铁去旅游》一文中,作者写出了时代变迁里的出行快意,风驰电掣的列车载着满心欢喜,穿行过大好河山,将旅途的惬意与对山河的热爱,抒发得淋漓尽致。

令我感动的是《老家门前丹桂香》,这篇文章写了故乡秋日的温柔诗意,金桂绽放、香飘满院,是故土独有的芬芳气息,是刻在骨血里的乡愁印记,读来沁人心脾。

徐秋琴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,她细细记录祖母与父母的温情故事,深深镌刻属于自己童年、青年、中年的岁月印记;温柔承载儿女一路成长的珍贵片段,也珍藏着与同窗、故交携手同行的温暖点滴,半生走来的万千心绪,全都潺潺流淌在字里行间。诚如作者感言:这世间有你、有我,无数热爱生活的灵魂,真好。朴素字句里,满是人间烟火最动人的赤诚与温柔。

作为女性读者,每一次阅读《那一轮明月》,都有不同的感受和体悟。书中高悬的那一轮明月,是故乡永恒的清辉,是亲情不散的暖意,更是作者一生不变的精神原乡。它照见枝头垂坠的桑葚甜香,暖着母亲腌制的咸菜醇香,伴着窗前飘香的丹桂芬芳,随着飞驰高铁的旅途远方,安放岁岁年年的人间幸福。徐秋琴不刻意雕琢藻藻,用最真挚纯粹的笔墨,把寻常岁月写成诗,把绵长深情融进月光,将柴米油盐的琐碎、故乡故土的眷恋、至亲至爱的温暖,娓娓道来,让每一位品读此书的读者,都能心生共鸣,在文字里寻到自己的烟火日常,与作者一同怀揣滚烫初心,眷恋人间烟火。

掩卷沉思,月色盈心,余香满口。《那一轮明月》以 20 万字深情,写尽人间百态、岁月温柔。该书既是一位写作者半生的心路珍藏,是走过半生岁月的心灵独白,更是献给所有热爱生活、心怀故乡之人的温柔答卷。这轮彻照作者一生的明月,也终将照亮每一位读者的心房,让深藏心底绵延的乡愁,永远温暖我们前行的脚步……

本版邮箱:yzwbmzps@163.com

停琴品茗 尘外清欢

——明末陈洪绶《品茶图》鉴赏

□王玉美

在明末画坛,陈洪绶以“高古奇骇”的人物画独树一帜。但在他笔下,并非只有激昂的历史或怪诞的形象,还有一卷《品茶图》,将明代文人的茶事闲情,描摹得温润而悠长。这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作品,又称《停琴啜茗图》,它没有宏大的叙事,也没有炫技的笔法,只是一幅看似简单的人物小景,却精准捕捉了明代文人“琴茶合一”的精神内核,让我们在方寸之间,读懂那个时代最令人向往的片刻安宁。

画中的场景,静谧得仿佛时间都在此刻停滞。画面中央,两人相对而坐,主客分明。主人安坐于铺开的蕉叶之上,姿态从容,身旁的茶炉壶具正冒着热气,炉中炭火通红,昭示着茶已烹至火候正好。客人则侧身坐于一块怪石之上,神情专注,手持茶盏,目光正与主人相视,似在闻香啜饮,又似在会心一笑。两人之间,没有多余的言语,那份默契与闲适,全在眼神的交汇与茶汤的氤氲中。

这幅画最妙的,是“静”与“动”的交融,也是“人工”与“自然”的相生。画中那方奇石,既做坐具又当琴台,古朴苍劲,与人物儒雅形成对比;那片舒展的芭蕉叶,铺陈于地,绿意盎然,为画面增添了几分江南的湿润与生机;瓶中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,荷叶田田,透着一股出尘的清雅。虽然这些景物都是画家精心裁取、雕琢呈现,但在笔墨的晕染下,却毫无刻意雕琢之感,反而营造出一种“人工中见自然”的高妙境界——这正是明代文人追求的“雅趣”:不刻意造作,却处处见匠心;不追名逐利,只求片刻的身心放松。

画中细节,更藏着丰富的明代茶事信息。从烹煮方式来看,炉中炭火正炽,壶具齐备,这正是明代流行撮泡法的真实写照。相较于唐宋的煎茶、点茶,明代的撮泡法更为简便易行,文人雅士只需依法投茶注水,便能享受到茶汤的醇厚与清香,这种饮法的普及,也让茶事真正走进了寻常文人的日常生活。

再看茶具,画面中清晰可见的茶壶、茶盏,虽未刻意突出材质,但结合史料与当时的工艺背景,正反映了紫砂壶在明代进入兴盛期的历史风貌。陈洪绶虽未在画中细绘壶



的形制,但这茶炉壶具的呈现,无疑是明代茶具兴盛的有力佐证,也让我们看到,茶与器的完美结合,早已是明代文人茶事的标配。

整幅画的构图,看似简单却极见功力。陈洪绶的人物线条细劲圆润,造型高古,即便在这小幅茶事中,也尽显其扎实的基本功。人物的衣纹转折自然,褶皱细腻,既表现出布料的质感,又透出文人的儒雅气质。背景的山石、芭蕉、荷花,寥寥数笔,却意境悠远,与人物相得益彰,将“品茶”这一日常行为,升华为一种超脱尘世的精神享受。

画中还有一处细节耐人寻味——客人身前的奇石之上,古琴已收入锦缎琴套中,琴弦已然歇置。这“停琴”的瞬间,恰恰是这幅《品茶图》的点睛之笔。琴与茶,本就是明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雅事。琴为心声,茶为情味,琴歇茶熟,意味着当下的乐趣不再是听觉的宣泄,而是嗅觉与味觉的沉浸,是心境与自然的交融。耳边或许仍有琴声余韵萦绕,眼前却是茶香袅袅,这种虚实相生的意境,让画面多了一层悠远的余味,也让观者更能体会到文人品茶时那份松弛与自在。

陈洪绶一生,早年声名远播,晚年鬻画为业,历经世事变迁,却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赤诚。这幅《品茶图》,便是他艺术生涯中“归于平淡”的佳作之一。不同于他那些色彩浓烈、造型夸张的人物画,这幅茶事小卷,用色淡雅,笔触舒缓,却更能体现他内心的宁静与对生活的热爱。他将自己对茶事的理解、对文人生活的向往,尽数倾注于笔端,让这幅画不仅是一件艺术品,更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明代文人的精神世界。

